

著名學文界世

記流飄庭家蓀濱魯士瑞

(冊 上)

著 斯 威 衛 大
譯 之 逸 沈



瑞士家庭魯濱孫

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

上 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二 元 一 角

原 著 者 David Wyss

譯 述 者 沈 逸 之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77

原序

瑞士魯濱孫先生的表兄新近故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給他。遺囑上寫明，他們必須全家移居美國，才能給子。魯濱孫先生爲了顧及未來幸福，就率領了妻子和四個孩兒，在哈佛爾上船，前往美國。他的大兒子佛麗斯，年才十五，生得又長又俊，膂力過人，頭腦清晰，心地仁慈。次子意勒斯，年才十三，平日醉心學問，對於任何事物，都要精細觀察，悉心研究，尤酷愛自然科學，對於此道，且頗有心得。

三子捷克，年才十二，爲人坦白，英勇。雖然喜歡多嘴，有些魯莽，但心地厚實，也不偏袒一個好孩子。小佛命克，是他的幼子，年才八歲，活潑可愛。人雖小，却很懂禮貌，又肯聽話。全家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的。

魯濱孫先生自己，是一個道地的正人君子，熱心宗教，愛惜子女。他所受的教育很高深，又肯進修，所以學問見識，都高人一等。他竭力主張理論與實習，應該並重。孩子們自幼即應養成克苦耐勞的習慣，不應事事依賴長輩奴僕。所以佛麗斯兄弟們，從小就學會了鋸鏈本領。又因出身鄉間，冷熱風雨，都不在他們心上。個個體魄健全。他們常常到馬廐里或農場里去玩耍，馬牛羊豬等一切家畜，都和他們厮混熟了，所以他們見了，非但沒有恐懼心裏，且常常去喂食，駕馭牠們呢。魯濱孫先生，這樣訓練他的孩子們，無非希望他們從經驗中，得到寶貴的教訓，養成堅強的自尊心，日後做一個良好的公民。他做夢也想不到，這種教育，能使孩子們他日逃避千百種危境，造福全家不淺。

魯濱孫先生的太太，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魯濱孫先生常常叫他『我的可愛的依利薩伯。』她生性慈仁，善於治家。敬重丈夫，疼愛兒女。但是孩子們有了軌外行動，她倒也不肯輕易放過。所以孩子們個個敬畏她愛護她。

魯濱孫先生，爲了希冀在新世界獲得大筆遺產，終於毫不猶豫地離別了祖國，首途赴菲列得爾菲亞。航

海初期，風平浪靜。一向愛惜光陰的魯濱孫先生，就利用了這新奇的環境，來訓練他的孩子們，希望他們獲得更實用的知識。船長命令的威嚴，船上秩序的井然，水手們的聰穎敏捷，指南針舵機功用的偉大，在在使孩子們驚異讚歎。過不了幾天，他們已跟水手學會了打結解結的技能，又常常習練曳纜轉絞盤。假使大匠有什麼工作，他們就去幫忙。佛麗斯埋頭苦幹，捷克拚命敲釘。意納斯却勞作得不像他兄弟們起勁。他靜靜地觀察着木匠的一舉一動。怎樣不藉他人助力去轉動一段大木頭哩！怎樣利用槓桿去搬運重物哩！都不能逃過他的銳利的雙眼。這樣，他獲得了不少可寶貴的知識，以後就施諸實用了。

離開目的地只有十天航程了。突然，狂風暴雨，不期而至。經驗豐富的水手們，雖盡力勞作着，也沒有用。大船終于迷失了，被大風吹入一個不知名的海中。暴風雨日以繼夜地一直吹打了十天。魯濱孫先生和佛麗斯也出盡全力幫助水手。佛麗斯的使用唧筒抽水本領，全船沒有一人及得他來。最後，父子倆精疲力盡，實在支持不住了，就回到後艙房中，倒頭便睡。此時，魯濱孫太太和其餘的孩子，跪着祈求上帝赦恩。這樣靜靜地過了幾分鐘，突然從甲板上傳來一片嘈雜聲。

現在我們要讓魯濱孫先生自己來敘述這不幸的遭遇和繼之而起的各種奇遇了。年青的讀者們，在看完了一本後，一定會相信一切災禍都出于上帝之手，藉以懲誡我們。只要我們努力向上，上帝必定會來嘉惠于我們的。

瑞士魯濱孫家庭飄流記的作者約翰大衛威斯 (Johann David Wyss) 一七四三年生于瑞士巴侖 (Berne) 城，沒于一八一八年。是一位卓越的語言學者，精通英法德意四國文字，做過軍隊牧師，富有軍事常識，對於文學科學，亦稍有涉獵。本書就是他運用淵博的知識寫成，給他四個孩子看的。

十九世紀初葉，他的兒子約翰魯道夫威斯教授才將它稍加整理付梓。這本充滿了科學知識和道德教訓的冒險小說，頓時引起了各方的深切注意。嗜好文學的法國蒙安男爵夫人 (Baroness de Montolieu) 以為故事結束得太突兀了，就致書魯道夫教授，告以她的意見。魯道夫教授就請她修改。蒙安夫人便將它譯成法文，大事增刪，于一八二四年問世。

一八六八年，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的譯述者英國保羅夫人 (Mrs. M. B. Baul) 將它譯成英文，本書即根據英譯本譯成。

本書敘述瑞士魯濱孫先生率領全家，赴美承繼遺產。中途遭遇風浪，船被擊破。魯濱孫先生全家，只得避居在一荒島上，度其原始生活。一直漂流了十年。在這十年中，他們幾乎沒有一天不遭到一個新險，也沒有一個新險不給他們克服。毒蛇猛獸不能奈何他們，冰天雪地也處之泰然。魯濱孫先生父子們，運用着超人的機智，馴養飛鷹野牛，創造日用物品，種植果木五穀，經他們不斷的奮鬥，度過了十年寒暑，這草木蕪蔓的荒島，竟一變而成欣欣向榮的樂園了。最後，一艘英國兵船，發見了他們，將他們護送至祖國瑞士。

目次

一	船碎	一
二	一個荒島	八
三	一次探險的歷程	一八
四	回家的行程	二七
五	一成功的海行	三四
六	一批活的行貨	四〇
七	另一出發隊	四五
八	造橋	五〇
九	旅行到奇異的樹林去	五七
十	一夜露宿	六五
一一	空中的樓臺	七一
一二	熱爾秦的看望	七九
一三	櫃車奇裝和袋鼠	八八
一四	一次赴破船去的海程——木筏	九六
一五	輪車與鼈	一〇四
一六	舢板和爆發具	一一一
一七	到葫蘆林子去	一二七

一八	山雞與印第安橡皮樹.....	一二九
一九	製燭——造新場車.....	一三六
二〇	幼豺.....	一四六
二一	格麗斯的新伴.....	一六〇
二二	春天與鹽窟.....	一六八

一 船 碎

大海怒號着，波濤洶湧。

聽那一葉孤舟，被衝擊在暗礁上了。

不幸的遭難者，懷着恐怖的心，

睜着絕望的眼，嘶聲呼號着。

前浪復後浪，

又是這麼猛烈的一擊。

天哪！這堅固的橡木船，

終于被擊成粉碎。

一剎那間，

被巨浪吞噬得無影無踪了。

佛爾考南：船碎。

狂風大浪接連了六天，風勢格外可怕，到第七天上更加發動。我們超出了原來的路線，直飄到東南方去，到了什麼地方，誰都不知道。

水手和搭客，個個都精疲力盡；我們底船，似乎一些也沒希望。桅竿折斷了，帆又撕破了，剩了一個空的船面，水又從裂口裏湧入，我們祇望給海浪捲去。

船上不論水手，或乘客，都嘆成一片祈禱的聲音——每個祇能把自己底靈魂交與創造者——曉得祇有上帝的力量才能免他們一死。

在小小的艙房中，我底孩子們，緊靠着他們底母親，祇是怕得發抖着，我竭力的安慰他們：

『孩子們，上帝如果要救免我們，我們自會得到他底保護；否則，也須讓他來給我們最適當的裁判，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上，再能會見。』

我可憐的妻子聽着，禁不住流淚哭了，可是爲鼓勵孩子們勇氣起見，情態強制得寧靜一些。我雖盡力地安慰妻兒，一面卻不能抑住自己底悲哀。

最後，我們一家人跪下祈禱，同聲哀求上帝原宥；我底長兒佛麗斯很懇切地祈禱着，大聲哀求上帝救免他親愛的父母和弟弟們，他似乎完全忘懷了自己。爲了危險，除禱告以外什麼都忘卻，這些孩子們虔誠的禱告，感動了我自己底信心，我暗中在想：

『禱告得這樣虔誠，不知上帝可聽到了，顯些靈感呢？』

突然聽到外邊的吶喊，彷彿雷響是的，『陸地呀！陸地呀！』同時我們就覺得猛地受着一震，我感到這船觸礁要破碎了。哧啦的木片聲，汨汨的水擊聲，嘈雜響着，立刻證實了我底想念，當我聽到船長底駭怕的喊聲『我們完了，快放小艇！』的時候，我更是心同刀割。

我不禁失聲了『完了呀！』可是孩子們底喊聲就警覺了我。在這危急之際，不能使他們太失望了。我便喊着：『大家勇敢些罷！假使我們信仰上帝，他終會赦免我們，我要出去望望，可還有逃生的方法。』

我立刻衝到甲板上，浪潮汹涌地撲來，我祇得冒着浪過去，第一個浪就不及閃避，把我撞在船上；我感覺第二個浪就要來了，便強自掙扎到船邊，緊拉着船舷，看是什麼景象。

一隻小艇已經遠划過去，有個水手最後跳上了，正在截斷繩索，讓它飄出。我立刻明白他們都逃命去了，拋下我和妻兒們在這裏等死，我就大聲地呼喊，哀求他們回來救援我們同去，然而沒有效果。我底聲音，消失在浪聲中，而且即使給他們聽到，這樣的大浪也不能使他們掉轉。

我茫然地向四周望了好一會，等到看見這船身的地位，忽然就產生了新的奇望。原來那船頭倒沒下去，

船尾卻直豎起來整個的船彷彿把船長室官艙和下等船艙隔開了。

另外，我又見這船，在倒豎中夾在兩引礁石中凝定了，因此反而穩定，尤其到了風浪退去的時候，不久就使我感到暫時不至有什麼危險了。我寬下了心，向那陸地望去，這陸地大概是在南邊罷。雨色濛濛然地不清楚，見到的只是一片荒涼。但我竭力達到我平安的最高希望。我走進艙中，不禁抱着樂觀對妻兒們說：

『孩子們，勇敢些罷，希望還存在呢。船緊夾在礁石間，我們所處的這小小的避難所（即小艙房）卻正拋出在水面上。明天要是風浪一退，我們大概就能上岸去。』

孩子們很天真，很信任我底話，臉上個個都現喜色。他們先是失望，現在卻有望了。消失了一切的疑惑和困難，尤其是先前船身前後聳動的時候，那種不穩現在已經安靜了。我從妻底表情上，顯然看到她理會我面色雖似安靜，心中卻含着無限的隱憂，不過我也知道她對於上帝的信心還未動搖，因之也使我生出新的勇氣來。

她首先到伙食間中去找食物，很快地給我們做成一頓美味的晚餐。

她說：『我們且喫些吧，飽了才有勇氣，今晚或許我們很擔心呢！』

這話不錯，那三個孩子喫過晚飯後便很快活地去睡，他們幾天來很疲乏，到牀就熟睡了。那哥哥佛麗斯（十四歲的少年）畢竟大了幾歲，比他弟弟們明瞭我們底地位，願意和爸媽一起守望。他是個有思想的孩子，他願意和我們守望，真另有一番苦心呢。

夜裏風浪繼續衝擊，和以前一樣猛烈。破船板和船頭受着打擊，不時哧啦地響着，使我們憂慮時時有打破的可能。

之後，佛麗斯大聲說：

『爸爸，我們爲什麼不到船上去找救命圈，給母親和弟弟們用。要是這船完了的時候，你我可以游上岸

去，他們卻不會呢！

我回答：『孩子說的對，我們去尋罷。』

可是救命圈卻沒有，我想出一種方法來，希望可以成功。我在伙食艙裏尋見幾個空錫水桶，似乎能在浪中支持一個輕小的人，我們用大手巾把錫桶拴在一起，我妻和三個孩子就連腰緊結在桶裏，她們要求安全非常願意。我們再尋些刀叉繩索，火絨盒，火柴，和各種有用而不累贅的東西收拾好了，便等着結果如何，希望船完了的時候，我們能够一邊游，一邊趁浪勢洶湧，達到岸上。

佛麗斯瞧見他親愛的母親和弟弟們覺得可以放心些了，便去熟睡。我和勇敢的妻依然焦急地守望着，一次的震動便會憂慮船變動了地位。這確實是我倆最可悲的一夜，我們一夜不停地禱告和討論着將來怎樣。直到東方透出紅的晨光，覺得我們還安靜的時候才罷。東方亮着，風勢退了，天氣空朗，太陽不會出來先有好些彩霞，預見是一個晴天，我們見了非常愉快。

在愉快的聲調中，我喊起了這些孩子，和他們底母親走到甲板上。這是他們第一次曉得我們被棄在船上呢。

捷克大聲喊：『呀，爸爸！還有那些水手和乘客呢？我們怎樣再來開呢？到得陸地上去。他們那裏去了？爲什麼不帶着我們去？』

我說：『孩子，我們底伴侶拋開了我們，在這裏聽天由命，可是我們不用失望。要是我們努力去幹，上帝是會慈悲地救援我們的，祇要我們信仰他，盡力工作就好了。』

意納斯說：『我們可以結成一個木排，爸爸，一同上岸去罷？』

我說：『很好，如果得到木頭。』

佛麗斯插着說：『海面非常平靜，游上岸去也可以的呢。』

意納斯說道：『你可以游啦！我們不能游的，却很難呢！』

佛麗斯大聲說：『對了，我倒忘記了！可是爸爸，昨天晚上我們給媽媽和弟弟打算的方法可行嗎？』

我回答：『我還想另找一些更妥的方法呢！現在我們到船上去看看，可有值得放在木排的物件？』

於是大家各自去找。我走到廚房裏去，尋出許多食品和淨水，非常歡喜。妻和幼孩去看那牲畜，佛麗斯奔到器械間去，意納斯走往木匠室去。捷克當打開船長的房門時，竟嚇了一跳。原來兩隻壯大的狗見到有人來，非常快樂，就鹵莽地直衝出來，把他撞在地上，在他身上摩擦着。那真驚壞了這小孩，先前他怕得驚叫起來。可是立刻理會到這些可憐的畜生一定是餓了，他很快就恢復轉來，一跳就騎在一隻大狗背上，很勇敢地走出來，正碰到我從艙房中走過。

我不禁笑了，可是稱許他底勇敢，還叮囑他一番，以後見生獸切不能如此，否則定會鬧出亂兒來的。我們各自回到艙中，各人帶了些東西，那是在我們的環境上最所適用的。

佛麗斯拿來的是火藥，大小的槍子和兩枝鳥槍；意納斯雙手拿着許多釘子和錘子，還從衣袋裏掏出一副鑿和一柄斧。小佛侖克也尋着一包釣鉤和線，他很歡喜這些東西。

最後，我底妻說：『至於我，祇能給你們帶些好消息來。對你說你或許會歡喜罷。在船上活着的牲畜還有一頭牛，一口驢，兩隻山羊，一隻羚羊，六隻綿羊，和一隻母豬。我剛打救着牠們，牠們一時不至於餓死渴死。』

我說：『那很好，可是捷克剛給我們帶着兩口大肚子的來，卻是沒有什麼用處，我看很難餵養他們吧。』捷克喊着：『爸爸，可是我們上岸的時候，這兩隻狗可以幫助我們打獵啦！』

我說：『你或許是對的，但我們如何能到岸上去呢？』

捷克說：『我們用水盆浮上岸去，不就好嗎？我在家里裏的時候也時常在小池裏玩着的哩。』我大聲說：『好辦法，我們就這樣進行吧！』便拿着釘，錘，鋸，錐，我們要到下艙中去尋一尋。

除捷克之外，妻和三個孩子拿着工具，都跟我走到艙口邊去，從下艙裏吊上了四隻空桶。艙裏的水已和甲板一樣高，我們把桶拖上甲板來一看，很是快活，原來這四個桶都是用厚實的材料做成的，鐵箍箍得很堅牢。上下裏外完全濕着，浮蕩在水面上，可是它們是浮着的。

我見很適合，就把鋸子在中段鋸着。我們忙亂了好一會，才算鋸斷了。這時各進些酒和甜餅充飢。

我看着鋸成八個半桶或盆堆在斜艙板上非常愉快，以為我們可以坐到岸上去了；可是見妻帶着憂色，不免吃了一驚。

『我終不放心自己被裝在那個東西上邊，在大海裏飄浮。』她噓了一聲。

我說，『親愛的妻，你不要先自害怕起來，我的工作還沒做好啦！等一會，你就能見這些盆兒裝我們去，要比那隻攔住的破船好得多啦。』

我再去尋着，尋到一片長的可曲的船板來，把這八個水盆緊搭在這片板上，使船板兩端稍成拗形，成為一片底板。我還尋到兩片船板，就緊釘在這水盆的一邊，兩頭互相連繫，變成船頭和船尾的樣子。我已造成了這隻狹長的小艇，內分八部，每部都堅實合用，似乎很合於航海了——無論如何在平靜的短距離的海面上可以行動了。

可是當我完成的時候，這東西卻是十分沈重，我們雖然合力地要移動它，只是不可能。

我大聲喊着，『拿起鐵棍來，可以做成一個槓杆。』

佛麗斯會意，就奔去尋一根來。我又在帆杆上，截下幾塊木頭，當成轉木，卻用那鉄棍掀起般底，佛麗斯把轉木墊放在棍下，現在我們任便可以取它到那裏。

意納斯看了詫異道，『奇怪呀，一個人搬動這東西卻比我們幾個都厲害。爸爸！這是什麼道理？』

『意納斯等我們上岸的時候，再把原理解釋給你聽，這鉄棍做成一個槓杆，原是六大機械的力中之一。』

可是目前我要放船下水去，沒空和你說。」

隨後，用一根繩子打結緊緊繫在這盆排上。這槓杆底下原有轉木放着，只將槓杆輕輕地向上按一下，卻很愉快地見我們底小艇從甲板上直向海裏拋下去。不過它衝得太猛，要是沒有把繩結好在破船的船舷上，它早衝到我們取不到它的所在去了。不幸，這小艇向一面側得很厲害，這情景誰都不敢跳上去的，可是我立刻就看出這毛病來。便搬着近處的東西放進盆中，算是船壓。這小艇就轉正過來，我底孩子快活得跳了起來，大家爭吵着誰該先下艇去，把危險的思念完全忘懷了。

我趕快阻止他們。我曉得我們還不能安行海上呢，因為我很明白還有些困難，便會把這木排打翻的。爲免除這個危險起見，我想起野人們曾有好些用槳翼的方法，雖在逆風中也能使他們底獨木艇平衡，我便預備造成這樣的一種槳翼。

我便又做着，求安穩的快活的工作，得到佛麗斯的幫助，竟做成了。我們尋得兩根帆杆來縛緊，一根在小艇前部，一根則在後部，這樣使它們當這小艇前進的時候，發生很少的阻力。在這兩根帆杆的末端，釘上四個小空桶，作爲一種平衡機，做成以後，我相信這般安排確是安穩的脫離破船的最好的辦法了。我先坐在一隻盆中，把小艇從破船的一個裂口中撐過去，感到很安穩。

目前在我們的航行中所缺少的，只是幾柄槳，把槳做好了，天已暗了，這時我們不能上船。這樣祇好再在破船上再度過一夜，時刻担心破船的下沉。

我妻卻爲我們預備好一頓豐富的晚餐，這在我們很是需要，因爲我們急於工作，我們卻整天祇進些酒和甜餅呢。

我們在一天的疲勞之後，個個都極想睡，可是我命令孩子們各自抱一個空桶去睡以防萬一，我勸妻也穿上水手衣，如果落水的時候，游水也比較便利一些。

她起先不肯，經我再三解釋，爲安全起見不得不如此，因此她退到艙房裏去換了。她走出來態度很不自然，但我却贊美她，因爲她穿了女水手衣，倒變得更漂亮了。大概是我對於早晨光明的希望使她忘掉了那種穢氣罷，她退下去睡，很平安地一瞌睡到天明。

二 一個荒島

次天東方吐白我們便都醒了，因爲希望和擔憂都不是睡眠的伴侶。我們跪下晨禱完畢，我就對孩子們說：

『現在我希望上帝保佑，我們快要出險了。首先，我們應把那些牲畜餵飽，使牠們挨過幾天，如果我們這次平安地到達岸上，便可以再回來把牠們取去。你們孩子快些收拾在各現狀之下最需要的東西，可以放下小艇中去。我去照料一下牲畜去罷。』

我起先注意放上小艇上的是一桶火藥，三枝鳥槍，幾枝手槍，一袋槍子，另外還有一些鉛和一個鑄長子的模型，準備用光了可以鑄造。給我妻和四個孩子每人一個獵袋，這袋裏盛放着的，是在那些水手箱子裏尋來的乾菜乾肉甜餅等等。

小艇上有兩個空盆，我放進一隻鐵鍋，一根釣竿，一盒釘，另外錘，鋸，斧，鑿和一塊篷帳，這一切東西我都放在小艇上，其餘的雖更貴重而少實用的東西，都拋下了。

這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們重新跪下懇求保佑我們這次危險的海程。我把每個孩子安放在一隻盆裏，等待妻出來，她卻拿着一塊很厚的褥子，和小佛侖克一起放下盆去，我想，這是要她底幼孩坐得更舒服一點的。我們跟着孩子剛要跨上小艇，忽然聽見雄雞喔喔地雌雞咯咯地啼叫起來，彷彿牠們在怨恨着被拋棄似的。

我說：『我想可以帶着牠們去，要是現在不這樣，以後恐怕要不到了。』

我的主張是這樣：兩隻雄雞和十隻雌雞都放在盆裏，用幾塊木片搭成格子，防牠們撲出來。鴨鵝鵠則把牠們散放着，牠們會在空中或水裏能够跟上岸的。

後來，我們都坐在盆裏，我在船後割斷纜繩。第一隻盆裏是我的妻，近邊是小佛侖克；其次兩隻盛着軍火帳幕雜物、伙食和雞，佛麗斯坐在第五隻盆裏，意納斯和捷克坐着第六第七隻；我坐在末後一隻，可以把舵，這舵是用一支槳製成的。

每個大孩子都拿一把槳，而且和他們底母親和小佛侖克同樣都着上水手衣，以防這怪船萬一出險，致傷生命。

在半潮時，我們離開那破船，我很憂慮路遠，打槳的人不濟，不能達到岸上去。孩子們底眼睛切心地望着前面的綠岸，他們個個都用力打槳，可是打了好久還不能前進。

這時我卻聽見給放在破船上的兩隻狗底聲音，叫得很悲慘，一會兒却都跳進海中向我們游來。牠們是兩隻強大的狗，要是上了船，船是會不能支持的，托克是一隻英國大獵狗，伊樂斯是一隻丹麥獵狗，身體都很笨重。我憐憫牠們，只愁牠們不能游着這樣的長距離。可是牠們很聰明，卻用前爪搭在那兩片槳翼上，一路跟着我們，沒有些岔兒。

等了一會，我因見我們不能前進，就用另一片槳，把這小艇導入浮潮的急流中去，我祇航行就減少了阻力，眼見離岸近了。

岸上的景象不很好：只見一片荒山沒有樹木，預見是一種飢餓受苦的景象。雖是這樣，海面卻很平靜，天上並無雲色，海波汨汨地向岸邊湧去；在我們四周有着水手的箱子、桶和貨物，淌着都是那隻不幸的船上的東西呢；或許箱桶裏有伙食裝着，佛麗斯和我用槳打撈了一些來，我叫他拿釘和錘子，釘在我們底木排上。

當我們駛得更近的時候，那片陸地立刻改變了它荒蕪不毛的形象了；佛麗斯有着尖銳的眼睛，喊着已看到上面的樹木了；有芭蕉樹，也有椰樹。

意納斯很愛美的，聽了大聲說：『呀，有椰樹，這真好呀！它們比歐洲的核葉樹更大更好呢。』

現在有着一種新的困難，是我們要尋一個適當的地方上岸，我正懊悔不曾從船長室把望遠鏡拿來，捷克卻從袋中拿出一個小望遠鏡交給我，他很愉快這能滿足我底願望。

這望遠鏡使我們避去危險的石頭，因為水急趁勢便把我們衝回那裏去，現在我瞧見有一道狹港在前面，我們底鵝鴨在前面很快地游到那裏去，似乎在給我們引路。

岸上的那條河口，看着很是樂觀，我引導我們底小艇進口去時，只見水淺得祇能浮起艇兒；經過一些困難，終於划到一塊地方。水淺得岸和盆頂一樣高。

我們都愉快地跳出了小艇，祇有小佛侖克要他母親扶了出來。兩隻狗和我們一都上岸，顯出十分快樂，旺旺地叫個不住。鵝鴨則呷呷地來歡迎我們。另外，又聽到火鶴的叫聲，牠們見我們到來，嗤的便飛去了。又有企鵝，在山石上尖銳地叫。這些野鳥的出現，在我們有着很大的安慰。總之，有牠們存在，當然不會怎樣的荒瘠了。

雖然夾着這些嘈雜的聲音，我們却依然不忘去危險；我們首先是跪下來叩謝上帝，並禱告他繼續保佑我們。

以後，我們就搬上艇裏的貨物，雖然很少，我們都很需要它們。尤其是些雞，牠們現在都散放在岸上，讓牠們自由地去覓食。

找到了一塊妥當的地點，我們就搭起篷帳來，作為在黑夜中的遮蔽，因為有各種材料，便就搭成了。用那根平衡船力的木頭支在地上，把頭門緊縛在這根木杆頂上，另一頭攔在一個石縫中，把帳幕布按上了，再